



【匆匆那年】

朱老师是一束光

□李菁

他本名朱建国,但是我们都管他叫朱哥哥。两年前我们毕业的时候他已经35岁了,他说自己已经从教十年了,是我们四川省达州市通川区的区级优秀教师。

朱哥哥是我们学校公认的帅哥教师,这个帅当然是和其他男老师做对比,其实,在我的印象里他一共只有两条裤子,都是相同的款式,一条深蓝色,一条黑色。

朱哥哥的教学最大的特色就是,三语教学。一是普通话,二是川普话,三是四川话,当然,偶尔也冒点中文式英语出来。我们是文科尖子班,但是数学并没有比理科尖子班的分数差多少(但朱哥哥说,是因为我们的题比理科班简单一万倍)。三语教学让他的课很有意思,他在能够用普通话讲教材内容的同时,用四川话加川普话讲段子,所以他的课我们基本都是在笑声中度过。

“同学们,我是你们数学老师,我姓朱,好,上课。”这是高一第一堂数学课他说的第一句话。为啥我印象这么深刻,因为别的老师都会讲一大堆课堂纪律之类的,但是他直入正题,再加上他说的川普话。“你们是文科尖子班,按理来说有些事情你们自己该懂,不该让老师做这么多思想工作,一天天只晓得要,以后出社会自己去上山挖泥巴。”这是他经常对我们说的。不好好读书,要么搬砖,要么上山挖泥巴,也叫吃土。

高二的时候我们班在整个学校出了名,因为洗厕所。他说:“现在是文明社会,不能打你们,不能骂你们,所以以后,你们同样的题再敢错三次,就老老实实去冲厕所。”那一年,高中部的男女厕所被我们班承包了,连教育局来检查的时候都点名表扬我们学校厕所卫生处理得十分优秀。后来到高三就停止了这个“活动”,因为语文老师觉得是在浪费我们的课余时间,也就作罢了。当然,我们的数学成绩的确有了质的飞跃。

我最喜欢朱哥哥,因为高二分文理班的时候,我们班的数学大佬刘阳选择了理科班,朱哥哥非常失望,那是他高一花费了大心思培养的。但失落了没几天,朱哥哥就说了一句我这辈子也忘不了的话,他说:“没关系嘛,我可以把李菁培养成第二个刘阳。”当时我的数学成绩才七十多分,即使是他的一句玩笑话,但天知道我那个时候有多高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成为了我最喜欢的老师。正是因为这一句话,我拼了命学数学,最终到高三时提高到一百二十多分。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都高三了,为啥还要搞夕阳恋?我跟你们说,去大学找对象不好吗?大学里帅哥美女那么多?”朱哥哥看着我们班那几个谈恋爱的同学,有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因为那几个都是我们班的重点“培养对象”。后来我上了大学才知道,人家的对象都是从高中带上来的。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他的提醒,因为我不是什么优秀的人,不能浪费任何时间在谈恋爱上,我害怕考不上大学。

“我眼睁睁看着你们朱老师从一个年轻帅小伙变成了现在的中年油腻大叔的模样,岁月不饶人啊!”这是我们英语老师对他的评价。那时候我们忍不住嘀咕:中年油腻大叔还这么帅,那年轻的时候岂不是更帅,错过了,错过了。

有时候真的觉得我很幸运,怎么会遇到如此优秀的老师呢?有的人是光,他明明照亮的是所有人,但是你心里总会认为,他给你的,是不可或缺的,是唯一的。

【行走人间】

锡林郭勒草原拍马行

□王力丽

从山东经河北到内蒙古,行经1020公里,历时14个多小时,到达了锡林郭勒盟大草原。

越往北走,一山连着一山,一个隧道接着一个隧道。从黑暗走出,更向往光明,天空的云上世界就是一个气象万千的大千世界,广阔的天地,广阔的云,横七竖八的云,自由自在的云,谁能把云排兵布阵,谁能让云乖乖就范,云自无心水自闲,自由的云是困不住的。所以不必迷恋,不要驻足,欣赏就好了。

清晨草原上的云仿佛从地面走上去的,手牵着手,欢快地飘向天空,也有驻足凝眸,看人间熙熙攘攘,抑或飘然而去,缓缓往更高处。有跑得快的,撒着丫子地跑,被风撕扯着的云袍都成了絮状。还有的云不愿离去,好像被这喧嚷的人间吸引住了,太阳扒着头想露一脸,也被调皮的云彩们遮遮掩掩。云的变幻莫测是它们的常态,风吹云散了,太阳高照,云也散了,云多了,太阳退避三舍,月明多被云妨,太阳也是。这变幻无穷的云像是打开了宝库的大门,平时凝滞的想象力像是突涌的泉水喷涌不息,是否广阔的天地、无际的草原把人幽闭的思维打开了,也打通了心胸的窄门。只需抬起头,就是一片新天地。

看云的心情也要有云的散逸之态,随意不刻意,自在不压抑。

夏天的草原是绿色的王国,草原无处不绿,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你站在草中也快被染成了绿人,天空有青草的气味,那些绿色中羞答答的小白花,小黄花,不仔细看,也近似于绿色了。内蒙古产的大土豆,一个据说能达一斤,开的小白花虽然如米小,也学牡丹绽放。

在灰腾河拍群马过河。这可是一群蒙古烈马,是当年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坐骑的后代,让人想起金戈铁马,铁马冰河入梦来,马作的卢飞快,都是英姿英发、昂首阔步的形象。

毕竟是带有野性的蒙古烈马,几个牧民东赶西堵,马群还是依着自己的路跑,其中一匹白色的马,特立独行,它奔跑的速度像闪电,两个人也没能堵住它。一个骑摩托车的牧民也加入围堵的行列,机灵的白马一次次躲开了,就像那匹一战时期著名的叫乔伊的马。我有点庆幸,也为白马担心,看它脱险后的驻足观望,张扬着个性的孤高,就像一匹打了胜仗的英雄战马。

在白音华镇的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一个叫台金布拉格郭勒的四面环山的大草原,牧民们赶着几家拼在一起的马队,从一个山头跑向另一个山头,三百多匹马形成了一种浩浩荡荡的气势,等待摄影家们把它们英姿收进镜头。

老远就听得到地动山摇的马蹄声,近了,渐渐跑进我们前面开阔的原野上,咔嚓咔嚓的快门声竟然压过了得得得的马蹄声,接着,群马绝尘而来,呼啸而去。

摄友们拍摄热情高涨,我问过一个摄友,同样地方,拍同样景色,不烦吗?摄友回答,不一样呀,每天的光线、马的神态、姿势大不一样了,从上千张找出一张满意的就很不错了,可总是不满意。就像我忍不住拍牛拍马拍草地,只是我不是为了拍出最满意的照片,就是喜欢而已。

大家特别喜欢一个叫巴特的蒙古汉子,他是白音华镇乌仁图雅嘎查人,有一个面向草原的房子,家里还养着三百多只羊、一百多匹马和三十多头牛。从小喜欢马,喜欢套马,六岁开始骑马了,现在有一个六岁的儿子。巴特特别认真仔细,配合着大家的要求,让他骑马跑一趟就跑一趟,让他停下摆一个造型就摆一个造型,每次活动,他都将蒙古服装一件不少地穿上,做每一件事都有一种仪式感,让人钦佩。今天巴特成了网红,大家争先恐后和他合影,到处喊着“巴特,巴特”。吃完午饭,我看他郁郁寡欢,问他怎么了,他说,今天我心里难受。为什么呀?没给你们安排好。善良细心的巴特觉得没有完美达到拍摄的要求。他说,明年来吧,是我家的马,明年给你们好好办。好的,祝福你巴特,明年争取来看你和你的马,还要吃你媳妇做的手抓羊肉。

临别的晚餐喝了“草原白”高度酒,纯正敦厚,喝一口有浓郁的草原味道。不是因为酒,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城市笔记】

我有一张拥军卡

□潘万余

最初,每回公交车上读卡器发出“拥军卡!”提示音时,不知怎的,我的心里还会有些“小忐忑”,仿佛占了不该占的小便宜似的,真是种很奇妙的心理。当然,现在更多的是一种自豪感!

我不常坐公交,单位离家不远,要么步行,要么骑电动自行车,既锻炼身体,还没有堵车、停车的烦恼,只是偶尔有朋友聚会等情况时我才会选择公交出行。怀揣着体现组织关怀的拥军卡,心里就很踏实。朋友们问及:“你怎么来的?怎么回呀?”我都会自豪满满地解释道:“我有拥军卡,坐公交……”

作为一名退伍老兵,从离开部队的那天起就有了从零开始的思想准备,也是从那天起,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陌生了军营,也渐渐少了对自己曾经是名军人的身份回望。直到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成立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始全面登记退役军人信息时,我们心头那份“无悔青春”的自豪感才再次被点燃。

一张小小的卡片,承载着党和政府对献身过国防事业的人民子弟兵的认可和关爱。一声“拥军卡”,仿佛是一声赞美,一声叮咛,更像是一声激励和一声警醒。我会在上公交车时乘客们羡慕的眼光中,挺直腰板,随时证明自己是一名货真价实的退伍老兵!我会在老弱病残孕上车时主动让座,时刻提醒自己:展现我仍然保持着人民子弟兵的本色未变!

如今,拥军卡每天和我的身份证一起,与我如影随形、形影不离。每天上下班,从工装到便装的转换中,我都会把它们掏出来,慢慢地放置在离心窝最近的那个衣兜里,偶尔还会在时间充裕,心情大好时,再慢慢地欣赏一会儿贴有我大头照的拥军卡……

【落英缤纷】

夏之歌

□霍延义

盛夏已经渐行渐远,但我要为它唱一支歌。一支高亢、欢快、激情的歌。像秋鹤鸣天,春燕剪柳,海燕穿浪时唱的歌!

到处是蒸烤人的热风,到处是火辣辣的阳光。城市里昼夜超低温地“轰轰”开着空调,户外劳作的人们汗流浃背,还有蚊虫的叮咬……难怪,暑夏不太受欢迎;难怪,千百年来,文人雅士激情满怀地歌颂春天歌颂秋天,也歌唱冬天,却很少赞美夏天,尤其是盛夏。其实,夏天是最值得赞美和歌颂的!

盛夏之美,在于消夏之愜。当你在暑热难耐的天气吃上一块冰镇的西瓜,喝上一杯冰镇的啤酒,捞上一碗带冰块的冷面,或携夫将子到郊外的烧烤店,乘着郊野的风,冲着冷饮,吃着蛤蜊,那份消夏的凉爽和惬意难以言表;抑或坐在树荫、瓜棚下,享受着田野那习习吹来的清凉的风,望着庄稼笑谈丰收,那种甜美幸福滋味溢满心头;更或者“扑通”一声跳进池塘,痛痛快快地游上一两圈,上得岸来时的那份快活得意,是其他季节绝对享受不到的。

在盛夏之夜,躺在打麦场上,仰望着天上白茫茫的银河和神秘的眨着眼的星星,欣赏着来自水边和树林的蛙鸣蝉唱,听奶奶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那种神奇、美妙、惬意和满足,已成为人们儿时最美好的记忆,终生不忘。

美哉,盛夏!